

中学生课外读物

火力点

[苏] 尤·斯列斯金 著 杨天中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学生课外读物

火 力 点

〔苏〕尤·斯列斯金 著

杨 天 中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火力点

〔苏〕尤·斯列斯金 著

杨天中 译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875 字数：168千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统一书号：10243·18 定价：0.70 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尤里·李沃维奇·斯列斯金(Юрий Львович Слезкин)是出色的俄罗斯苏维埃作家,生于1885年,1947年去世。他从八岁开始写诗,十六岁时用笔名伊洛夫斯基(Иловский)发表试作,1907年他二十二岁时,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拍岸激浪》(В волнах прибоя) 1910年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作品,20—30年代发表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山里来的姑娘》(Девушка с гор),中篇小说《一着棋》(Шахматный ход),《菜园里的山羊》(Козел в огороде),以及短篇小说集《蜜香花》(Медвяный цвет)等。40年代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布鲁西洛夫》(Брусилов),这部作品是他发表的最后部作品。他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描写革命如何唤醒俄罗斯、促使知识分子思想变化方面题材的,作者在作品中热情地歌颂那些为年轻苏维埃而斗争和忘我劳动的人们。

《火力点》最早发表在1938年苏联杂志《十月》上,1978年苏联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尤·斯列斯金小说集,书名采用《一着棋》。本书就是收录在这个集子中的一篇。

本书主要描写一个乡村女教师叶塞尔斯卡娅从十七岁到农村从事教育事业的历程。作者通过描述她思想的变化,反映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再现了1905年至十月革命前后

的一段历史，热情地歌颂了小说主人公无限忠于教育事业、精心培育学生的崇高品质以及她为年轻苏维埃献身的精神。小说通过她的一个布尔什维克学生之口说出“哪里有‘火力点’，哪里就有自己人”，进一步指出女教师奋斗了数十年终于认清了学校正是她自己的“火力点”。

限于水平，译文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至为感谢。

第一卷

她正在收拾拨给她住宿的房间。地板、墙壁、门窗贴脸、天花板上满是灰尘、油烟，还挂着蜘蛛网。糊墙纸就好像暴风雨击毁的船帆，破破烂烂又脏又沉一片片地挂在那里。傲慢的耗子好奇地从洞口里向外张望着。一股消灭火灾后的潮湿气味扑鼻而来。这种难闻的味道，就连窗外吹来的春天的树脂气息都不能把它压下去。森林里的绿色的阳光充满了整个房间。

丽莎直起腰来，用手背把一绺淡栗色的头发从额前撩开。她全身站在阳光下——窈窕而健壮，两条腿一直裸露到膝盖，肌肉坚实而健美。一条平平常常的带有腰垫的宽折子黑色毛料裙子从下面掖起来，狭窄的黑色紧身上衣把孩子般的柔软的身躯和少女的胸脯紧束着，领口敞开着，袒露出少女的娇嫩的颈项。

阳光照耀着执拗的前额上面高高蓬松起来的纤细的头发闪闪发亮，一双灰色开朗的眼睛放出炯炯光芒。地板上水洼里闪烁着太阳的光点。随着拖长了的咯吱声门打开了。门口聚集了一群孩子。他们人很多。不能一下子都进来，互相催促着，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后面的跳起来想看得清楚些，前面的叉着两条光着的腿，向后面顶着。丽莎撂下抹布，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我亲爱的，是谁把你们打扮成这个样子？”

孩子们头发蓬乱，浑身很脏，里边穿着粗麻布裤子，也很脏，外边勉强穿着不合身的旧学生制服。

“怎么啦？”站在前面的一个孩子说。“这是从城里给我们送来的，”他用手指戳了戳旁边那个孩子的胸脯，傲慢地瞧着女教师，“怎么，没有见过这样的？”

他那双浅兰色的眼睛，敏捷而顽皮地不时地闪出亮光，淡白色眼睫毛比晒得乌黑的脸蛋更为发亮，他擤了一下鼻涕，用拳头把它擦干净。

“没有见过，”丽莎同意地说。

“没有什么，你会习惯的，”小伙子安慰她说。“一只熊来过我们这里——它也害怕，后来也习惯了。”

“原来是这样？难道熊也怕你吗？”

“那又怎么样？我抢走了它的蜂蜜！”

“真不简单，好小伙子！这么个英雄啊，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谢辽卡。”小伙子用拳头又擦了一下鼻子，向伙伴们递了个眼色，回答说。“我是他们的头人。”

“他是布加奇！是叶麦尔克·布加奇！”人群里喊道。

“好啊，你好，谢辽卡。”丽莎向他点了点头。“那就是说，你们是到我这里来学习的？”她转向大伙儿说。

但回答她的仍然是那位谢辽卡。他把手往后一背。一件不合身的制服，高高的领子上镶着银白色发绿的边饰，在背后鼓了起来，领口把细细的脖子直到耳根都裹了起来。

“这就是说我们如何商定，”他一本正经地回答。“协议将是怎样的……”并且鼓起了两腮。

“这样的协议到底是什么样的？”

“第一，我们不去给你买伏特加。”

“买伏特加？”

由于这无名的委屈，她简直要发火了，忘记了自己现在已不再是小闺女，而是一位成年的女教师了。

随后她想起了自己在苏拉科夫斯基的教师，总是醉醺醺的。于是她想：“难道这里的教师也酗酒吗？”

“我不喝伏特加，”她严肃地说。

“好吧，”谢辽卡表示对她称赞地说，“其实我们这里的人都喝酒……你可别往他们那里去凑热闹！”

“还有什么条件？”丽莎打断了他的话说。

“还有，要发给毡靴子。你别让那些蠢货赤着脚往学校里跑。”

“是啊，你说得对。一定要弄到毡靴。”

“你弄得到吗？”

谢辽卡甚至不再用鼻子大声吸气，半信半疑地凝视着女教师。后面的人低声地说，坚决要求她。

“你撒谎，”他想了想说，“这你办不到。”

“为什么？”

“华西里·谢苗内奇不会给。”

“华西里·谢苗内奇是什么人？”

“我们的村长。他谁都不听。他是个垮掉了的家伙，没有耳朵，嘴都扯破了。现在没有办法可以说服他。”

“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鞑靼人把他抓走过，还痛打了他一顿。他是因为庄稼被踏坏，要扣留他们的牲畜去的。”

“回家来的时候全身都是血！”后排是谁尖声地说。

“没有什么，”丽莎挥动了一下手，顿时觉得不寒而栗。“我不得不同你们的华西里·谢苗内奇打架了，你们所

需要的一切，他都会乖乖地给我的。”

“可不是嘛！”谢辽卡打断她说，甚至还打了一声口哨。

她并没有表露出来她注意到了这一点，继续说道：

“只是我也向你们提出一个条件：要让你所有的按年龄应该学习的人，秋后都到我这里来。现在的任务是帮助收拾学校。”

“可不是嘛！”谢辽卡又吹了一声口哨。“你倒替自己找到奴仆了！你瞧，我们就是哥萨克军队。”

他从口袋里掏出弹弓来，在自己面前挥动了一下。

“他打得可准了。”后排又有谁喊了一声。

“可是我并不需要奴仆，”丽莎反驳道。“所以，我和你们讲好条件，你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那么，谁来收拾自己的房子呢，难道不是主人吗？”

“这是哪家的房子？”谢辽卡皱起眉头，不同意地说。两只眼睛阴郁地一闪，在白色睫毛下躲藏了起来。

“瞧他有多么细心、机灵，”丽莎想道，“就像一只小野兽，你试试看把他从兽穴里引诱出来。”

“就是这座房子，”她一面说，一面用手指一下自己的周围，“它就是为你们而建造的，我是为你们而来的。我们一起收拾整理，然后到森林里去。在那儿你们教我打弹弓，我给你们讲头人布加奇的故事。行吗？”

门口出现了细语嘈杂的声音，一个穿着镶有红贴边麻布长衫的女孩子整理了一下头上的手帕，彬彬有礼地走向前来，问道：

“是用肥皂洗吗？”

可是，谢辽卡用胳膊肘把她推开，机智地看着女教师，说：

“你别想用空手来作弄我们。你也算找到了。——这是我们的房子！华西里·谢苗内奇会给你个厉害瞧瞧的。本来是我们的房子——我们本应来这里住的。可这是学校！是公家的。你别来欺骗我们！”

他又吹起了口哨，把弹弓藏在口袋里，果断地转向门口。

“走吧，伙计们，森林里去！这里还有啥没有见过的？”

他推搡着伙伴们，人们并不想往后退，看来还在等待着什么。丽莎感到，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她愉快地喊道：

“天哪！我的水都凉了。喏，尊贵的客人们，你们走吧，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吧！我可没有工夫。你们拒绝了房子，——就是说，它只好归我一个人了。我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担当起来。请走吧！这里和你们没有关系啦！别在这里走来走去的啦！我就这样转告给华西里·谢苗内奇。请他秋后送另外的孩子们到我这儿来吧。哎，和他们会过得快活的！这所房子将按自己的方式装备。喏，也许，到那时你们再来，观赏观赏……可是，现在你们请吧，请走吧！听你们头人的话——他号召你们到森林里去。你们觉得在森林里好，可我觉得这儿更好。嘘，走开吧！”

她愉快地兴奋地挥动了一下抹布。孩子们向后退了。她带着愉快的笑容把孩子们推了一下，把门关上了。他们在门外立刻议论起来了。听不清说的是些什么话；但是，很明显，头人的威信动摇了。门外赤着脚走路的声音响了很久，

丽莎从打开的窗户里看到了谢辽卡。他一个人坐在窗户对面的古老的有一个大窟窿的白柳树上，带着一种完全自在的神态用弹弓打麻雀。小石块打在铁屋顶上咔嚓咔嚓地响。“哎哟，他们可使我够受了！”丽莎想道。

二

她弯下腰用墩布擦着地板，开始唱起她喜爱的歌儿来：

你是我的故乡呀，哎嘿

你是我的可爱的故乡……

可是有人在叩门，转动把手。丽莎抬起头来，喊了一声：

“喂！谁在那儿？”

门半开了，从门缝里伸进来一个蒙着手帕的脑袋。女孩瞧了女教师一眼，随后又躲起来啦。在她后面出现了另一个人的头，留着一条小辫子。门大开了：那个扎着辫子的小女孩侧着身子走进房子，在她背后躲着另外一个。

“该做点什么事呢？”扎着辫子的女孩低着头问道。

还有几双好奇的眼睛从门外望着。

“这是怎么回事？”丽莎说，并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

“又是你们来啦？你们的头人在哪里？”

“我们想跟您，”扎着辫子的女孩回答说，一直还没有抬起头来。

“我们不想和他在一起，”蒙着手帕的女孩肯定地说。

“让他去吧！”

从门外进来几个小伙子，他们的制服都敞开着。他们很

热，气喘吁吁地。一个把制服拖到脚跟的小胖子解释说：

“他骄傲自大，自命不凡！让他一个人去玩吧！”

“哎，不！”丽莎严肃地表示不同意。“不能这样。请你们把他叫来。”

孩子们互相瞧着。其中一个跑到窗口，喊了一声：

“谢辽卡！”

“干什么？”那个答应道。

“到这儿来！”

“那儿有什么我要看的？”

“你来，告诉你！女教师叫头人呢。”

“你这是白费劲儿，”丽莎不同意地说。“我不需要他。”

“没有什么，”小伙子安慰地说，“下来了，马上就会来的……”

窗口出现了一个淡褐色头发的脑袋，头发蓬松，一对蓝色眼睛闪闪发亮，脱了皮的鼻子的两个鼻孔颤动了一下，谢辽卡一纵身跳到齐腰高的窗台上。

“噢？”他枯燥无味地嘟哝了一声。

孩子们哧哧地笑了起来。他向他们龇牙咧嘴地笑了一下。

“你们怎么啦？问问吧！”丽莎急于使之摆脱困境。可是，看样子，孩子们要在女教师面前狠狠地问一问自己的伙伴。他们犹豫了。于是丽莎说：“你的伙伴们愿意和我一块儿工作，你怎么样？”

谢辽卡在窗台上抽搐了一下，作了个鬼脸——也不知是怀疑，还是扬扬得意地一笑。他耸了耸肩膀，赤着脚在窗外乱

动了一阵，斜着眼瞧了一下伙伴们，然后看了看女教师，最后转过脸去，冷冰冰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我怎么着？随自己的便呗……从这些黄毛小儿那里我是不会有什么使人快乐的事情的……”

于是一下跳到了地上。

一小会儿难为情之后，孩子们立刻议论起来，每个人都想要向女教师解释，谢辽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完了以后就开始收拾屋子。谢辽卡又攀上树，然后吹着口哨爬上屋顶，然后在学校附近跑步，凶狠地抬起双脚，卷起缕缕尘埃。

孩子们抬着一桶桶的垃圾，小姑娘们随着丽莎唱着歌，大家都觉得快乐、好笑，大家都忘记了谢辽卡。丽莎看见，他走到窗户跟前，羡慕地看了看忙乱着的伙伴们，然后不声不响地跑到丛林里，藏起来，等待着什么，用弹弓把小石子朝着开着的窗户打去，随后隐藏起来。

“没有什么，”丽莎总是愉快地想着，“会搞成功的。”

三

她是昨天晚上才从切连宾斯克来的。她十七岁。总共几天前她才刚刚通过乡村女教师的考试。她需要供养家庭。她要养活母亲——一个体弱多病的妇女、两个未成年的妹妹和一个小弟弟。她打算秋天开学之前把母亲和弟弟搬到这儿来。两个妹妹，住在喀山的舅妈会接受他们去挣一碗饭吃的。

说起来可笑。作为一家之主，可是自己连挂大衣的衣架

都够不着。

丽莎原来幻想，初级中学毕业之后，升入托姆斯基女子中学，可是幻想没有实现。父亲在其漂泊的途中，在生命的第五十四个年头，染上了斑疹伤寒。他一躺倒就再也没有能起来。他忍受着高烧的痛苦和折磨，在梦呓中念念不忘要周游世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成就。可是在清醒过来的时候，他把丽莎叫到身边说道：

“我就是这样一无所成啊……”

他那一双蓝色眼睛像孩子似地毫无办法地非常抱歉地望着她。

“有什么办法呢，”他沉默了一下继续说，“我只会幻想……我多少次开始生活，可是如今生活尚未开始，它就要结束……”

丽莎偎依在他的怀抱里。他轻轻地把她推开。

“喏，……不要哭……你是对的……应当知道自己的本分，不应当割断生命的线索……我从来也不会这一点……你是会的……要爱护家庭……这就是我给你的遗言。你听见了吗？”

这样，父亲死了，而她成了一个女教师。她在科明克——一个偏远的乌拉尔森林里的孤零零的村庄里。

就在丽莎来前不久，学校发生了一场火灾。留给她的简直就只有烟熏的玻璃，破坏了的门窗，损坏了的墙上的灰皮，坍塌了的顶棚。书桌只剩下可怜的骨架，地板上一片污秽，耗子吱吱地乱叫着，玩闹着……

不过，这毕竟是一所学校！是她的家。是她筹备了很久的生活的开始。

那还是在童年时代，在父亲当玉器匠的苏拉柯夫斯基工厂的时候，她就眉头一皱低着头执拗地对老师说：

“请您注意彼佳·鲍科雷托夫。他是非常有才能的。”

“懒汉！”老师不抱任何希望地挥动着双手。

“不，”她坚持自己的不同看法，“他需要更有兴趣的……他拿着小锄头……”

丽莎在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模仿着他的样子，偷偷地把小玻璃片塞进夹子里，转动着把手。起初她什么也没有做成，她仔细地观察着父亲做活，顽强地央求他。有一次她把磨好的一块瓶状玻璃拿给父亲看。小块玻璃像宝石般闪闪发亮。父亲扬扬得意地叫了起来：

“你真是我的好宝贝！”

并且指出磨好的玻璃上的缺点。

“你瞧见了么？你这儿就没有磨好。这样不行。”

他拿起小玻璃片，把缺点改正了过来。

“继续搞吧，”他说，“直到没有任何一点擦伤。即使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一小块擦伤都会妨碍光线在宝石上的正常反射。”

父亲把她作为成年人向她传授手艺的秘诀。

“越是贵重的宝石，越要精确地雕琢。”他说。“倘若磨掉一小块绿宝石或者红宝石，那怕只有一毫米，只值一文钱，色彩的闪变就不会得到应有的深度。明白么？”

是的，她懂得了父亲的话。若是他注意到她的目光，她不能不感到难为情。一个十岁的小女孩用严肃的确定不移的法官的眼光注视着父亲。

“你可以成为一个著名的玉器专家。”他叫了起来，抚